



中國

元

上海新聞學會

叢書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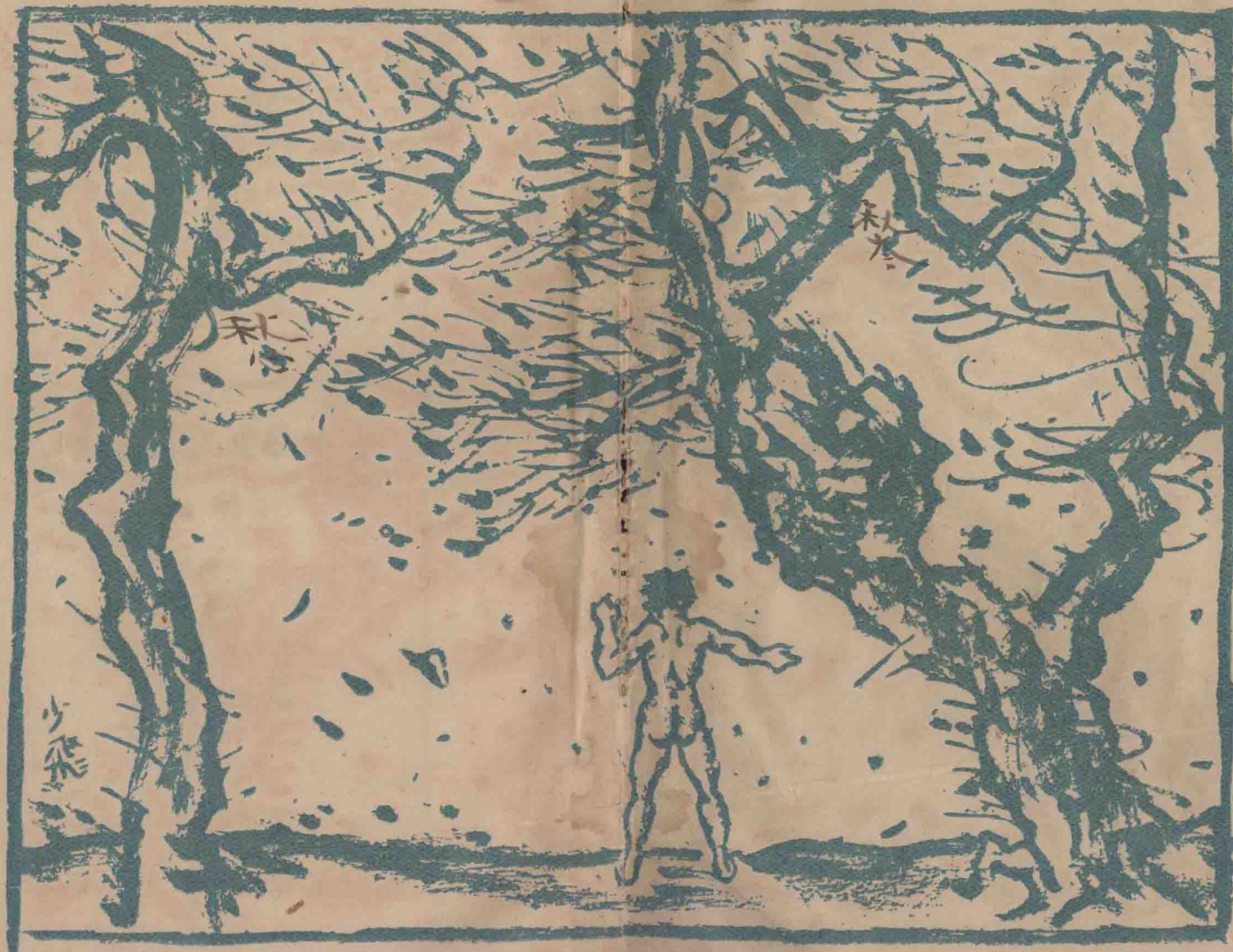
中國的新聞記者

張靜廬著

上海

光華書局

印行



序

我編這本小冊子的動機，是在去年的秋季，那時吳淞黨務訓練所開課，所長吳健英同志兼任國民通信社的記者，因為我是那時候的社長的關係，所以要我去演講，而又指定講的是關於新聞記者一類的切實點的話。當時，我却狠自知自己是一個落伍者，既不配講什麼革命更沒有對黨義有什麼深切的研究；那麼老實不客氣就去吹幾句本腔，也可以敷衍了他的厚意。但是關於新聞記者的話，似乎

也不很容易，說到中國的新聞記者，尤其是花色繁多，演講的時間既短，淞滬的往返又不狠利便，因此和他約定一個日期，預備放寬一倍的時間，在我也得準備一些演講的底稿，免得臨時侷促，重複和謬誤。這就是編這本小冊子的動機。

後來，我的演講的底稿，雖然草率地編好了，可是黨務訓練所却因上海特別市黨部的改組而休業了。

講到中國的新聞事業，本來還狠幼稚，新聞記者亦不爲社會所推重，左右不過是一做日和尙撞日鐘罷了。就如我自己，雖然幹了十二年的新聞記者的生活，做過外勤，

也做過內勤，若是照本書所說的「新聞記者的條件」論，那麼簡直可以說是夠不上資格！以「夠不上資格的新聞記者」編述這樣幼稚的中國新聞事業下的新聞記者的生活，自然還是空言多而事實少，誇大和虛偽，是免不了的，這也無可諱言的了。

這本小冊子的出版，在這裏，我應感謝我的朋友沈松泉君的整理和謄校，還有黃警頑君竟蒙他許爲上海新聞學會小叢書之一種。

張靜廬自序於上海商報館一七·二·十。

張氏自劉氏止而而劉氏一也。二。三。

學會小書卷之二

最善於讀書者莫如劉氏。其讀書之法。雖謂之讀書。實則

讀書。其法。不外乎。讀書。其法。不外乎。讀書。其法。不外乎。

讀書之法。不外乎。

讀書之法。不外乎。讀書之法。不外乎。讀書之法。不外乎。

讀書之法。不外乎。讀書之法。不外乎。讀書之法。不外乎。

讀書之法。不外乎。讀書之法。不外乎。讀書之法。不外乎。

讀書之法。不外乎。讀書之法。不外乎。讀書之法。不外乎。

一 新聞事業與新聞記者

開宗明義第一章，我要提出「新聞記者是什麼」這一個問題。

隨便甚麼事物，如果不加以一種慎思精辨的功夫，對于那一件事物的意義，總是似明瞭非明瞭，而不能加以明確的解釋的。譬如「國家」一個名詞，幾乎個個人都知道的，都明白的了。但你倘若隨便問甚麼人，說：「國家是甚麼？」那這個人一定不能回答，最多也只能說「國家就是

國家「罷了。至於國家的性質，國家的作用，國家的歷史，就很少有人能回答得明白的了。世界上像這類的事情很多，表面一層似乎人人都懂得，若揭開了表面講骨子，便不能回答了，這正合上了我國的一句「似懂非懂」的俗話。這都是遇事不用慎思精辨的功夫的緣故。

如今我提出了這個「新聞記者是甚麼」的題目，猛一看我知道一定要惹人家的笑話，一定有人要說：「新聞記者就是新聞記者；新聞記者難道不是新聞記者嗎？」不錯，新聞記者固然就是新聞記者，但「就是新聞記者」六字難道就可以回答「新聞記者是甚麼」一個問題了嗎？

這種半斤八兩的回答也就未免太簡單大滑稽了罷！

當然，如果我們要回答這個問題，結果也總是免不了「新聞記者就是新聞記者，」新聞記者也決不會變成非新聞記者的。但我們所要求的回答，是要從各方面去說明新聞記者，不是從新聞記者本身去證明新聞記者，這一點我們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當得要注意的！

就歷史方面講，我國是向來沒有報紙的——從前的邸鈔官報，完全是一種公布命令的機關，沒有普遍性，所以不能稱為報紙——所以可以說我國向來是沒有新聞記者的。新聞記者的發源地，還是在外國。

我們現在都知道報紙的重要了，沒有了報紙，差不多就如失去了我們的耳目一樣。但報紙是一個空壳子，要沒有新聞記者替報紙支持門面，那報紙僅不過一張白紙而已，決不能成爲社會的必需的讀物的。

但報紙何以必需新聞記者支持門面呢？新聞記者又何以能替報紙支持門面呢？我們要解答這個問題，就得要先明瞭報紙的可貴之處何在，再研究這些可貴點的來源，就可以得到相當的答復了。

我們先問：我們爲甚麼一天不能不看新聞紙呢？人類是求知的動物，人類又是萬事都要求解答的動物。知可以

從學校的書本上獲得，知也可以從一切自然現象上獲得，但最重大最需要的是從人類自己的行為上能獲得一切更大更深更切實用的知。人類不能不求知，人類不能不明瞭自己的行為。但自己的行為不是從自己本身可以看出，的一定要從普照一切的鏡子裏方可以映出——這普照一切的鏡子，就是我們日常必需的新聞紙了。因為那上面詳細的載着：人類的鬥爭，自私，虛偽，強暴，一切無告的痛苦，罪惡的歡樂，人類從這裏可以窺見自己。——但一般醉生夢死的偏促之夫，也可以從這裏迷却自己！

這些就是新聞紙的可貴之點，新聞紙之所以成爲我

人每天必需的讀物之理由也就在這一點。然而這些可貴之點，不是新聞紙本身所具有的，乃是新聞記者所造成的。新聞記者去採訪了一切珍貴的新聞，新聞記者又把這些珍貴的新聞分門別類的編輯起來，再經過了一翻印刷的手續，才成爲我人一日不能脫離的新聞紙。所以飲水思源，如果我們要把新聞紙的價值看高，我們就得要把新聞記者的地位也同樣看高才對。這是就新聞紙的功用方面說——也可以說是從新聞記者的功用方面說。

再從性質方面說。中國的新聞記者，大概可以分成兩種組織。——恐怕歐美各國也是如此的。——那兩種呢？一

種便是報館裏的記者；另一種是通信社的記者。

爲說明便利起見，這裏似乎要把報館與通信社二者的關係略加說明的必要。報館，那便是日報的製造發行者。而通信社則僅是新聞的供給者。通信社每天所得的新聞，只要有報館肯採用，且能給與相當的稿費者，通信社便能將新聞送給報館，由報館加以編輯而披露於報端。——通訊社的新聞稿，也有私人訂閱的，但無關緊要，故不贅述。——報館因欲報紙的發達，不能不採用新鮮的重要的新聞，故除了自己雇用的新聞記者（即報館新聞記者）外，更得要採用通訊社的新聞稿。而且通信社供給新聞於各家

報館，不僅只一家，所以牠常常是爲各報館所重視爲新聞之重要的來源。

報館的組織比較複雜，所以對於新聞的採訪也不能十分普遍而完備，雖然有些報館也雇用着很多的外勤記者，但僅能採訪到某種特別的新聞而已，牠的範圍是決不會普及的，所採訪到的新聞也是很有限制的。而通信社則不然，因爲牠把採訪新聞作爲唯一的職務，所以對各種新聞的來源，常常不肯輕易的放棄，就是新聞的材料，也是沒有一定的限制的。因此，通信社的新聞，與報館記者採訪來的新聞，常常不會衝突，所以通信社能够存在，而報館方面也

就不得不重視通信社了。

報館與通信社的關係既明，如今可說到新聞記者了。照普通的解釋，似乎新聞記者的職務僅不過採訪新聞而已。這句話自然有一部份的真理，譬如通訊社的記者，和報館的外勤記者，（專司採訪新聞之責的）豈不是他們的職務僅限于採訪新聞嗎？但如果要把新聞記者的意義擴大時，則這句話便不能成立了。但也有人以為只要從事於新聞事業的，除了印刷工人，不管他是報館的營業員，校對員，和通信社的抄寫員，都一律稱之為新聞記者。這樣的解釋，又似乎太寬泛了。

今試說明新聞記者之範圍如下：

凡供給編輯各種新聞，（電報當然在內）使成爲報紙者，便是新聞記者。凡代表報館立論者，便是所謂評論記者，——這往往是一報館的總主筆。而文藝編輯雖也有稱爲記者的，但是是附庸的，無關重要。

就通信社方面說：自社長，外勤，編輯，都可以稱爲新聞記者。就報館方面說：自總主筆，電信編輯，外埠編輯，本埠編輯，商業編輯，教育編輯，文藝編輯——這些都是內勤的，以至於外勤的記者，都可以稱爲新聞記者。

此外又有特約的通信記者。譬如在首要的行政區域，